

月



光

——重释童年

张锐锋 著



# 月光

—重释童年

张锐锋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I267  
2834

R3H 85/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重释童年/张锐锋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

(再现童年丛书)

ISBN 7-222-03356-4

I. 月...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403 号

插 图:张锐锋

责任编辑:海 惠

装帧设计:西 里

责任印制:洪中丽

## 月光——重释童年

张锐锋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650034

昆明富春实业公司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3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7-222-03356-4/I·935 定价:16.00 元

这是一些具有相似主题倾向的系列散文的汇聚，它们对童年进行了重新想象、思考、解读。站在今天的立足点上，昨天的图像在时光中破碎，它应该经我们的手复原，并将那些不能复原的部分变为我们的想象部分。这是一种人生考古学，我们必须以细腻、敏感的心和足够的谦卑看待自己发掘的对象及那对象中隐含、收藏、凝结着的已逝的自己。



# 目 录

- |     |            |
|-----|------------|
| 1   | 月 亮        |
| 56  | 和 弦        |
|     | ——生者与死者的呼吸 |
| 98  | 棋 盘        |
|     | ——寓言之重根    |
| 141 | 群 山        |
| 199 | 感觉——童年——   |
|     | 过程         |
|     | ——张锐锋散文漫评  |

# 月 亮



月亮总是隐藏在童话里  
因为那是世界的最深处

我刚刚降生到人间，还不曾想到过这个词：月亮。那时，我从蒙昧的世界里突然遇到了光亮，那光亮使我惊骇，我啼哭起来。这啼哭是那么无力，它仍然无法阻止光亮进入我的生命。这是我诞生时的惟一景象。渐渐地，我感到了疲倦，并惊讶地发现那光亮来源于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我还没有一个语词能够描述它，它忽闪了几下，是窗缝里穿入的风差点儿吹灭它。它呈桔黄色的火苗很快地就稳定下来，我小小的心也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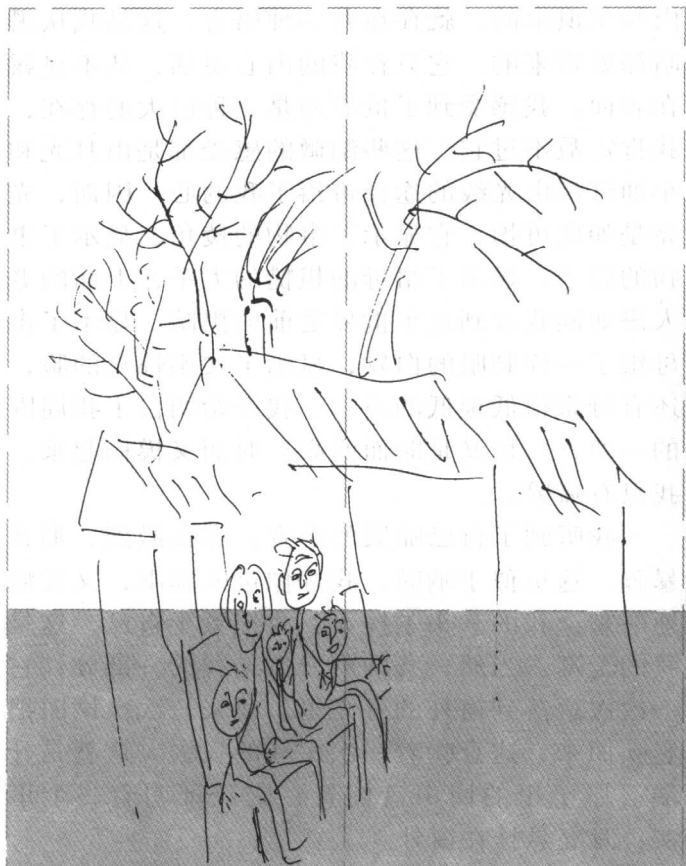
稳定下来。

我开始凝视那给我无限恐惧的灯火。我看到了那火苗原是被一层淡蓝色的东西包裹着的，如同我躺卧在襁褓里。那是一层无法剥离的蓝色，它所包裹着的核心才那么耀眼。我发现，这刚刚出现的整个世界都是它带来的：斑驳的墙壁上晃动着巨大的影子，一只大手在我的眼前晃了晃，我看到五根手指上粗大的骨节和皱巴巴的皮肤，祖母苍白的头发像银子坠落下来，覆盖了我的整个视野，我听到一个颤抖的声音从灯光的另一面传来：“瞧，他看见了。”

我看到了么？我用啼哭回答了一切疑问，我面对光亮，面对种种突然降临的物象，我只有一种语言，一个语词：“啊——啊——啊——”我并没想到要对周围的人倾吐一切，我只告诉那发光的事物。

接着，我发现了更大的光亮。它来自窗外。我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仰望到了更加博大的东西。人们营造的房子仅仅是为了将自己与那窗外苍白而浩渺的光隔离开来，这样灯光便能把人的影子投射到墙壁上，白色的墙壁，沉重的影子，我还是透过窗子看到了一个镰形的发亮物，贴在玻璃上。我当然并不知道它是月亮。然而那光明已把我小小的心衬托到高处——我一开始就因月亮的呈现而感到自己是飞翔着的，大地仅仅显明我的位置。这就是人间，一切都在深夜发生，在窗外发生。它们惟一的泉源是：月亮。

月亮对于我来说，它还没有形成语词，它只



是使我感到一种博大的光亮。它均匀地分布在大  
地之上，使整个空间透明起来，有如让人生活在  
钻石之中。它使我也变成了光亮的一部分，变得  
那么柔和而耀眼。它使屋子里稳定的小油灯的灯  
光更其稳定，如同凝固在时间的一瞬之内。我不  
知道世间所惯常使用的一切语词，而我的生命体

内与生俱来的，就存在着一种语言。这是我从黑暗深处带来的。它只在我的内心说话，从不显露在表面。我感受到了世界乃是一种巨大的存在，我肯定敌不过它。这些细微的感受都是由月光和小油灯经由光线的途径带给了我的心。因而，光亮是如此可怕，它显示了事物的棱角，显示了事物的影子，显示了祖母的粗糙的大手，上面的老人斑如同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黑暗。显示了祖母银子一样刺眼的白发，显示了父亲惊喜的脸，还有母亲很低很低的声音。我开始明白了我周围的一切，一切又是时而明亮，时而又模糊起来。我只有啼哭。

我听到了自己啼哭的声音。那么激烈，那么暴躁，这更似于呐喊。我好像进入睡眠，又发疯地醒来。我的拳头紧捏着，我捏紧了自己，这是我的全部。当然，我的声音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一次次飘落到窗外的月光里，我又一次次试图把它唤回来，这意味着一次次新的失去。这就是开端。屋子里的回声盘旋着，它只证明着一个事实：月亮悬挂在窗外。

这句话成为我上中学时一篇作文的开篇。那时，我回到学生宿舍，睡不着觉。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折磨着我。我听到了周围进入睡乡的同学打起了呼噜。有的开始发出晦涩的呓语，他们仿佛在睡梦中才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说出最多的话——然而呓语却异常简短。我披衣坐起，突然发现窗外的月亮异常明媚，它的图案简捷而神秘，好像那并不是月亮本身，而是宇宙缔造的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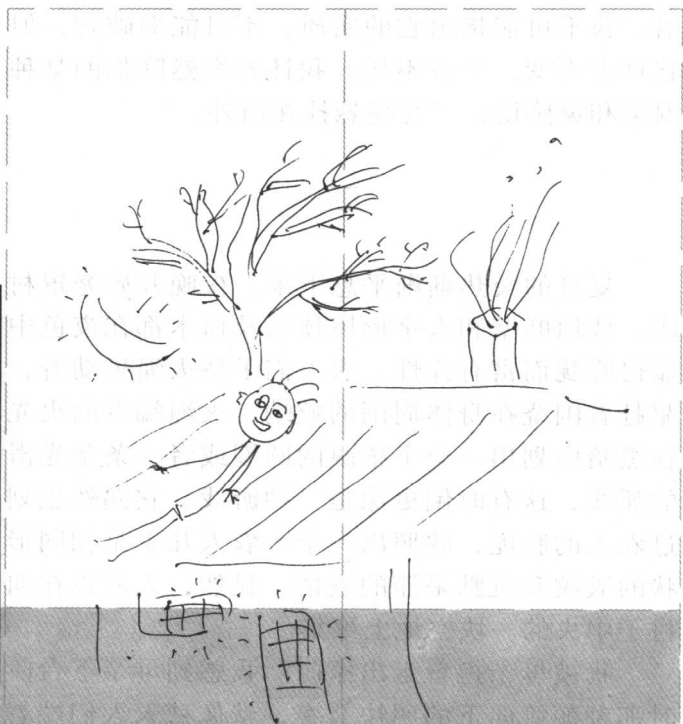
语，我不可能指出它的实质，不可能揭破它，但它亘古不变，千古不朽。我怀着突然降临的某种温柔和灵感说：“月亮悬挂在窗外。”

## 二

夏日的炎热渐渐平息下来。夜晚开始笼罩村庄。残垣断壁和人字形屋顶以及树木都在夜色中显得朦胧而富有弹性。农人们手持火绳晃动着，驱赶着围绕在身体周围的蚊蚋。火绳端点的火光在黑暗中划出一个个耀眼的圆圈或者一条条光滑的弧线，这有时倒更像是一种游戏。它偶然也划过农人的脸庞，映照出一个个农人几乎是相同形状的皱纹和沉默呆滞的表情。显然，人们正在向村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聚集。

我被母亲抱着走出家门。我感到母亲下台阶时那种颠簸向下的明快节奏，就像秋天人们端着簸箕筛选谷子那样。我那时一岁还是两岁？总之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白昼与夜晚的永恒交替。我不知道母亲抱着我走出户外的具体目的，我只感到怀抱的温暖，感到安适，村子里斑驳的土墙在夜晚像一条直立起来的道路，绵延不绝地从我眼前徐徐飘动。树木的影子突然到了跟前，又从我的头顶坠落到地上，有时会有蝙蝠尖叫着掠过，像石头那样疾速地投掷到远方——与白日相比，夜晚使世界增加了深度，它易于让人迷惘，因而便以充盈于其间的恐惧捏紧了人心。

就这样，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聚集了很多很



多人。我还会不会数出他们具体的数目。我同样不知道他们挤在这儿要做什么。我接着看到了高高的戏台。但是，我还会不会知道戏台这个词语。它只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庞大构筑，它扩展了我的视线。它把我的目光凝聚在一个矩形的框架之中，它的基本构图由四条直线组成。戏台上已经有许

多人，两旁的铜器不时碰击出几声浑厚又带有悠长尾音的鸣响。戏台上方悬吊着两盏汽灯，发出咝咝的声响，并且迸发出炫目的白光。这汽灯照亮了整个戏台，并经由戏台方框内背景的反射投射到我的脸上，我开始不安起来。这时，我感到自己的斜上方发出母亲熟悉的声音：“孩子，先睡一会儿吧。”

我似乎明白了所有的事，这熟悉的声音使我在刺眼的光亮里重新获得了平衡，仿佛在光亮的另一端施加了一个温柔的砝码。这声音那么轻，但又沉重地压下了周围的嘈杂，把我从惊慌中轻轻地托了起来。我转动着头颅，看着周围沉浸于汽灯白光里的一张张大同小异的脸，陷入了最初的、冷静的观察。

这时，我看到，月亮从屋顶之间一直斜着身子飞升到树顶。人们的身上，出现了光的微妙的层次。人们不再像皮影戏那样活动在平面上，而是开始在一个层次分明的富有立体感的世界里彼此说话。弯形的月亮和刺眼的汽灯之间显示了一条发暗的交界，在灯的辉照下，月亮的光芒太广大了，因而倒更类似于黑暗。人们谁也不注意那弯月的升起，却嘈杂于汽灯有力的刺激之中。人们为什么因一个小小的光源而兴奋？这是一个疑问。

月亮转移了我的幼稚的焦虑。我发现，在月亮之下，世界好像变大了，甚至不远处的树影也变大了。原来，这被宇宙环抱着的明月的真正意图是为了使我所生活的世界扩大一倍以上。我把

小手搭到了母亲的脸上，偶然感到了母亲年轻的脸上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我小小的心莫名其妙地感到了几分疼痛。

锣鼓声响了起来。它从戏台上传过来，激烈地合着某种神秘的节拍。它打碎了我宁静的纤细的思想。这是一种尚未被人类语言所沾染的纯洁的思想，被这些乱七八糟的金属之声给予沉痛的一击。

戏台上出现了群魔——在我看来，那些羽翎和脸谱，黑与白，色彩，一齐施于人的身上，就完全涂掉了人的原形，他们与我平时已熟悉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当大人们为之欢呼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花脸，尖细而高亢的声音，吼叫，在铜器之声中更显得惊险和带有恫吓的意味。

我把头深深地埋入母亲的怀抱。我不能忍受非人间的事物。我只熟悉人——当然，在我幼稚的眼睛里，早已把戏台上的一切排斥到世界之外，那是一些怪物，我甚至不知道，那怪物原是由人所扮演的。我怀疑我是否来到了另一个世间，我在他们眼中反倒是一个怪物。真可怕。假如那样，这些怪物只要不伤害我，都是可以原谅的。尽管如此，我小小的心已经感到了一场真正的历险，这历险的意义在于，我把视线移入温柔的黑暗中，并以此避开群魔的袭击或骚扰。这是惟一的办法。我听到了母亲的心跳，并且看到了一些圆形的、方形的色块，这些色块变化着，彼此捕捉对方，我想，这些色块来源于月亮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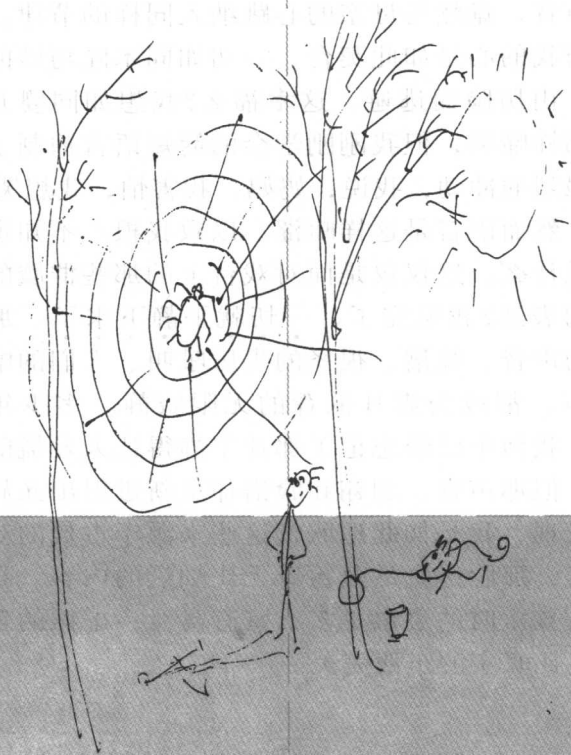
视觉的最深处烙下的斑痕——它们像一些奔腾的马匹，在我的心中疾驰。我谛听到它们充满奇迹的声音，竟然与母亲的心跳纳入同样的节律。它们与我的心是如此契合，一切如同木匠巧妙的榫接。由历险而逃避，这幸福么？我想如同婴儿时代那样啼哭，但我刚刚学会的简短语言抑制了这种强烈的冲动，我说，妈妈，我害怕，我想哭。

然而语言是这样晦涩，以致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仅仅是面对戏台上的那些群魔的惊恐的表述？我说完了，一切就平静下来了。那铜器的声音、脸谱、很怪的尖厉吼叫、人们的嘈杂之声，都成为震耳欲聋的无限寂静。多少年之后，我似乎已经忘记了那片宁静得让人发慌的时间，但那声音、翎翎和脸谱却重新迸射出光辉。我发现，我是如此地欣赏这些来源于古代的戏曲之美，那脸谱竟然蕴蓄着无比灿烂的内容。我想到，孩童时的恐惧是多么富有寓意：虚假的东西最终比真实的东西完美。

### 三

有一天，一位乡村女教师在坑坑洼洼的黑板上写了两个字：月亮。这是我入学不久的小学课本上的第一批生字。粉笔和黑板之间的摩擦声有时特别尖厉，让人感到浑身不舒服。我与小同学们端坐在木凳上，把双手背到身后，伸直脖子，倾听着这两个字的声音：月亮的声音。

这是使我度过整个童年的乡村。破旧的教



室，柔软的茅草在屋顶上飘动。一些飞絮和老榆树上的小虫子有时会飞下来，正好掉到我的衣领里。黑板是用石灰抹制的，表面涂上一层从烟囱里弄来的煤灰，女教师总是在写字的时候弄得袖口污黑，有时还会不小心擦到脸上，整个教室就响起一片窃笑。女教师会使劲地用教鞭敲打桌子，

因为她对这窃笑感到莫名其妙。木桌粗糙得像老农人的双手，坚硬、凸凹不平，并且要有三条以上的裂缝。这完全可以看出来，赶制这些东西时是多么匆忙和漫不经心，笨手笨脚的乡村木匠几乎是刚把树锯倒，就开始凿制，北方干燥的空气很快地使这些桌凳开裂。这让我联想到邻居的耳房停放着一口棺木，每天都要发出爆裂的噼叭之声。它让人毛骨悚然，不敢贸然在夜晚走出家门。

教室就设置在这些土房子里，当然屋顶还有一些残存的瓦片，借以显示昔日的荣耀。这突出了今天衰败的事实。房子伸出很长的屋檐，大约是为了遮挡北方的暴雨，同时又使室内更其阴暗。夏天，我呼吸着从屋子四角散发出来的霉气，使我感到格外阴凉，有时会忍不住鼻子发痒而打喷嚏，整个教室因此爆发出一阵压抑的笑声。孩子们的笑声幼稚、单纯、细嫩，我不可能感到小伙伴们有什么恶意。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嘲笑打喷嚏的人，而是在简单的生活中出现了有趣的事件——几声响亮的喷嚏。

教室里的光线很弱。有两三束特别耀眼的光从窗纸的破洞里射入，粉笔灰在其中像银子那样飘扬。女教师又开始把粉笔呈一个倾角贴住黑板，缓慢地移动。一个由两条弧线封闭起来的图案出现了。女教师眯着眼，得意地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杰作，满有把握地操起教鞭（其实是我们拣来的一根树枝，剥掉了皮）指着前排的一个孩子：“你说，这是什么？”那个孩子笔直地立起来，毫不犹豫地回答：“镰刀。”另一个女孩子举起手来，显然要表示

自己的不同看法。女教师点点头，允许她回答。女孩子看着那根树枝指点的简单图形，不好意思地说：“是嘴，它在笑。”女教师严肃地说：“嘴怎么会是斜着的？”女孩子胆怯起来，回答：“歪嘴。”

教室里开始窃笑，最终演绎为大笑，哄堂大笑，女教师忍不住想笑，用手捂住脸转向黑板。当她扭转过来时，变戏法一样仍是一张严肃的脸，更增加了几分严厉。她让我们跟着她朗读那两个字——表示那个图案的两个字：月亮。这时我才明白那个镰刀或者歪嘴的含义。原来是月亮！显然，它似乎是月亮，但说它是别的什么，也并不错误。那么所有的关于一样事物的草图都是有歧义的，它的不确定性使自己的内容变得丰富和富有幽默感。月亮显然没有这两条弧线也不止这两条弧线，而这两条弧线的闭合的所指也不止月亮那一个。女教师大声朗读：月——亮。我们二十几个孩子的嘴巴一齐张开，伸直脖子大声朗读：月——亮——。这很像是一次对公鸡司晨的模拟。接着，黯淡的教室四周顿时响起了沉闷的回音：月——亮，亮，亮，亮……这声音从不同方向压迫过来，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字：亮。这是最后一个消逝于广大空间的字，然而它或许能够点明月亮本身对于人类的意义——在夜晚，那亮光是怎样澄清了黑暗！

我曾在校门外听到过另一些班级的朗读。这哪里是在朗读，倒更像是节奏简明的歌唱。现在，我们正在歌唱两个字：月亮。这是多么美好的、纯净的歌词。只有两个字。它代表着长夜里最重要的